

大

學

意

大學意

端文顧公著

聖經章旨 近道矣節截上是統論綱領旨趣而總結其意下是
細論條目工夫而兩結其意細分之大學之道節是以明德新
民止至善為大學之綱領知止節是言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由
物有節正結上文兩節之意古之節是大學之條目物格節是
覆說上文條目之意自天子節是探其本結之其本節是又以
其本結之總申是八條目不外於三綱領而三綱領不外於明明
德蓋明明德者明己之德新民者明人之德要其極則曰止至
善而已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夫人不可以不學方其幼也既從事於小學之功及其長也復
進之以大學之道是道也所以明乎義理者在是所以措諸事

業者在是而果安在哉。在明明德焉。蓋明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而虛足以具衆理。靈足以應萬事。本若是其明者也。但為氣拘物蔽則明者有時昏矣。故學者當因其發見之端而遂明之以復其初焉。夫然則大學之體立矣。然是明德也。民與我同有者也。但為氣拘物蔽則新者有時而舊矣。故既自明其德又當推以及人而鼓舞以啟其同然之良焉。夫然則大學之用行矣。然而明德新民莫不有事。理當然之極焉。是所謂至善也。故未至於是也。而必求其至已。至於是也。則安止而不遷。以明德則無一毫之弗明也。以新民則無一民之弗新也。而大學之道不在是哉。道字不必作方字。見理之當然如明德新民止至善。固大學理之當然者。故註有三个當字。新民重大人身上看。註使之亦有句。要一看一使字。三在字俱承道字。來註三當字。有勉人

意在非貼三在字也。虛是體靈是用。止字以工夫言。下卽知止止字以實理言。卽至善也。

得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

夫大學之道。固當止於至善矣。然不先明諸心。以知所往。則亦不能力行以求止也。故必由學問思辨之功。以造於融會貫通之地。於明新之當止者。皆有以知之至焉。由是而馴至於至善也。其機烏容已哉。既曰知止。則知之所在。志必趨焉。斷然在此而不移於彼矣。心不於是而能定乎。定則物欲不能為之動。靜固靜也。動亦靜也。心不於是而能靜乎。靜則物累忘而道心自發。處常可也。處變可也。心不於是而能安乎。既曰能安。則閒暇之餘。足以起精明之識。無物者能觀物。無事者能應事。心不於

是而能慮乎。夫由知止而至於能慮如此，則反之身心性情之間，而明德之至善於是得所止焉。推之天下國家之大而新民之至善於是得所止焉。若此者，知止之所致也。然則學者可不以知為先務乎。首一而后重，下四而后輕。知止二字另講中間輕遞過，明德新民只首尾用之，以至善貫曰知止曰能得首尾相因，中幾句有次第，無工夫，俱就心說。知止舉成，効言不是尋常之知也。此非用工精透，安能到此。知止是平時講究工夫，至於慮又是臨時研審工夫，能慮亦尚未及行，此節深切處只在知止二字定靜安慮，須講得輕些，恐碍能得故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合而觀之，明德者己新民者人，人已分而形體見，所謂物也。必
先明己德，然後可以新民德。物不有本末乎。知止其用力能得

其收功功力分而作為見所謂事也必先知止而後得所止事不有終始乎本始其所先也末終其所後也有志於大學之道者能知當然之序不可紊而必循焉以求之則德可明也民亦因可新也止可知也得亦因可能也雖未能與道為一不亦近道乎。此結上意正示人以入德之方也知所先後知字與上知止知字不同蓋在知止之先也此非徒知之乃是進為之序屬行上說道即明德新民知止能得虛齋以道字開說非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先致其致致知在格物

夫大學綱領固不外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矣然是三者之條目則有八焉古人以明德為新家人所同得而欲推己之明德以

新民使之革舊染之污而有以明明德也其不自天下始也蓋以國

者天下之觀望必先立標準晉教誨以治其國焉然不自國始

也以家者國人之觀望必先正倫理篤思義以齊其家焉又不

自家始也以身者一家之表身必先謹舉動審應接以修其身焉

欲修身而不遽求之身也以心者一身之主必先敬以直內虛

以應物務還其有善無惡之真而正心焉其正心何先以意者心

之所發必先於一念發動之始或欺求慊實於為善去惡而誠

其意焉誠意何先以善惡之所由辨者知也必先推良知之天

以盡此心之量全體大用無不明而致其知焉致知又果何在之切

乎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人心物理相為流通欲致知者又在即守

物窮理究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存之身心性情之微推之天

下國家之大莫不有以考之也。格致誠正修明德也明齊治平

新民也。格致是求知止誠正修齊治平是求得止。雖有八條目，總一明明德之貫通耳。六先字不惟見序不可紊而功不可缺，意亦在內了。一在字與先字同意，非有異也。物即明德，新民若太說泛了，則豈能盡物而格之乎。古之句要體貼均平意出來。正心兼動靜說意乃心之發慮處，致知知字是吾心之良知。格物是逐件事致知是全體事。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夫古人有所事而必有所先者，何哉？蓋以於理之在物者無不格，則一真內融萬境俱徹而知之在我者亦隨所在而無不至矣。故致知在格物也，知焉既至則真妄善惡皎然明白，意可得而誠矣，故誠意先致知也，意焉既誠則心無所主，物不能動而

可正矣。此正心先誠意也。心焉既正，則身有所主，物不能累而可修矣。此正身先正心也。身無不修，則有以儀刑於家，家由是可齊矣。故齊家者必以修身為先，家無不齊，則有以感化于國。國由是可治矣。故治國者必以齊家為先。國治則篤近而舉遠，而天下由是乎可平矣。平天下者，安得不以治國為先哉。所謂大學之條目如此。入大學者，焉可紊其序而缺其功哉。○此覆言條目之意。正見人當如此也。覆是丁寧反覆之意。首而后字，無工夫。後六個而后字，有工夫在內。自知至至末，逐句加一可字。方字觀註可見。自物格至身修，德之所由明也。自家齊至天下平，民之所由新也。物格知至至善之所由知也。意誠至天下平，至善之所由得也。兩條雖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然數先字與數后字與知所句意自不同。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夫由上文觀之明德之條目有五而修身有以成其終新民之條目有三而修身有以成其始身之係於人也大矣故概天下之人觀之上自天子之尊以至下而庶人之卑皆以修身為之本焉君民雖異位而成已成物之責則同上下雖異勢而以已及人之理則一蓋一修身而成之為明德有以收格致誠正之功達之為新民有以善齊治均平之用信乎身之外無餘物修身之外無餘功矣○天子乃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庶人乃有輔天下國家之責者曰以至則自天子而下自庶人而上可知本字作切要緊務者非天下國家之本之謂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彼家國天下非末也對身而言則身為本而家國天下為末焉

苟身焉不修其本亂矣。欲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末治者無是理也。國與天下非薄也。對家而言則家為厚而國與天下為薄焉。苟身不修而家焉不齊其所厚者薄矣。欲求國治天下平而所薄者厚無是理也。有是責者不可不知所務哉。身家並重看挈一个身字。見明德必終於此。挈一个家字。見新民必始於此。所謂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故兼結於此。欲人知所重也。

克明章

康誥曰克明德

夫經文明明德之言出於夫子而非始於夫子也。康誥曰克明德言文王敬止之妙得於緝熙德之得於天而本明者夫固不為氣所拘物所蔽也。此章釋明明德三引詩皆皆有明字在內。

亦立言之法宜玩克明連看克字不必重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然言於周書而非始於周書也太甲曰云云言成湯以禮制心以義制事而動靜皆顧諟明命也。顧諟兼動靜言心常在則日常在。

帝典曰克明峻德

然言於商書而非始於商書也帝典云云言堯德性所蘊一出於安安恭讓所形一成於允克德之本大者夫固克滿其量而不為氣拘物蔽也。克明無工夫光被四表等句不可入講恐犯新民就堯一身言之纔是。

皆自明也

夫歷觀三聖之書以稽三聖之學雖不同矣然不同者書而所

同者言皆自明己德耳。如曰明德曰明命曰峻德，即經文所謂明德也。曰克明曰顧諟曰克明，即經文所謂明明德也。文豈有異於湯。湯豈有異於堯乎。上三引書，只輕叙過，皆為其有合於明明德之說，而引以釋經文耳。此節須串講，方見皆字意。白自者，所以別於新民也。或謂三聖之言，皆吾夫子所云明明德之意耳。亦通。

盤銘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經文所謂新民者何如。蓋新民之道，不始於自新，則無以為新民之本。不終於新天命，則無以見新民之極。彼湯之盤銘曰：人之有德，猶人之有身也。誠能一日奮然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以滌其舊染之污，是有以自新矣。然人心之出入無常，天理之存

亡甚易。故必日日新之。又日新之而繼功於已新之後。若然則德已新。而新民之本立矣。此言自新之功。以著新民之本也。蓋所新雖在民。而新之之機。則在我。首字用。下二句。須串講。方見畧無間意。重去惡。遠舊染之污。指物欲言。不必說氣稟也。康誥曰作新民。

夫民心雖蔽於物欲。拘於氣稟。羞惡有時而發見。即此是自新之機也。為人上者。必迎其機而振作之。為之衣食。而使俯仰有賴。為之學校。而使講習有地。以去其舊而即於新。則民德以新。而新民之用行矣。此言新民之事也。講作字。不必以商之餘民染紂惡俗言。蓋此乃康誥本旨。傳者引言。只是斷章取義也。民時。點天下國家。兼教養言。此節雖言新民。要兼推己德意。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曰周自后稷以來舊為諸侯之國。至於文王之世始受天命。夫天命新固可以見新民之極。民德新又可以見自新之極矣。○此言自新新民之極也。自新上推出年新民新民上推出一自新受命在何處見。只是德化大行而歸附日衆耳。重新民上觀註新字於民字可見於旱麓見可作人之功於有聲見可厥成之效。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不造其極則無以為新民之本。新民不造其極則無以盡新民之道。是故君子雖未必民德之盡新而吾所以自新以為新民之地者則必用其極而後已也。雖未必天命之遽新而吾所以新民以為受命之基者則必用其極而後已也。不然烏足以語新民之極功哉。○總承上說勉君子去盡新民道理自新新民並講亦無妨。然必須合講幾股方發得極字意出而起繳。

處則重新民上也。君子是新民者，極即是至善，不可以受天命作極字。此章釋新民三引書句：有新字在由。此推之聖經新民，朱註作新字信也。

邦畿章旨

止於信分上是總言止至善之理，下是明言止至善

之實。細分之首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二節言人當知所止。三節示人以當止之則，四節言明德之止至善，五節言新民之止至善。總是止至善之學，其理之當循而功之當盡，有如此者。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經文所謂在止於至善者，何謂也？詩云云，以此觀之，可見物各有所當止也。全重一止字，註物字說得廣，語其綱則明德新民耳。惟民所止，是居止之止，物各有所當止，是至善之止也。此言物各有當止之處，天理之本然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

乎

孔子讀此詩而歎曰黃鳥乃一物之微而止於邱隅尚知其所當止况人為萬物之靈可以不知所當止之至善而不如鳥乎以此觀之可以見人當知所止也。此即物而言人當知其所止人事之當然也。重孔子說詩上註知字要緊兼能得意註人字正指明德新民之人但不可露出耳上三止字粗註止字與下敬止字精。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然人之所當止者果安在也詩云穆穆文王能繼續光明自然不敬而安於至善不待求所止而自得所止也今自其所止之大者言之其為君也仁非煦之仁而止於仁之至善君道之

極此其定矣。為人臣而止於敬之至善，臣道之極，此其定矣。為人子而止於孝之至善，子道之極，此其定矣。為人父而止於慈之至善，父道之極，此其定矣。與國人交而止於信之至善，交道之極，此其定矣。夫文王之敬止，即至善所在，物之各止者，此也。人之當知者，此也。學者究其蘊於五者之中，而推其類於五者之外，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穆、緝、熙、敬止，連說言其常；○光明、穆、意、緝、熙，以心言敬止；○事言緝、熙，敬止連說言其常；○光明而敬止也。下五句乃敬止之目，每句內入實事講不妨，但要俱見得所止意。五者之德，須隨事合當如此，便是止，非謂必造其極而後謂之止也。○國人以百姓言，上之使下，下之事上，有交道焉，信不專於期必的信，繳要收拾敬止，又挽在經言止至善上去。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文王之敬止如此。以此體之於己。則為明德之止。至善以此推之於人。則為新民之止。至善也。自其明德之止。至善言之。詩云云。詩之所言。果何謂哉。其所謂如切如磋者。蓋言君子之為學。何者為當然。何者為所以然。講習以聚之。討論以辨之。精矣。猶以為未精。而益求其精也。所謂如琢如磨者。蓋言君子之自修。何者為天理。何者為人欲。省察以審其幾。克治以致其決。密矣。猶以為未密。而益求其密也。若然。則知行兼盡。而為求止至善之方矣。其瑟兮僖兮之言。則君子之存於中者。純一嚴整而

無放逸怠惰之失也。其赫兮喧兮之言，則言君子之見於外者，光輝明著，而有從容中道之妙也。若然，則表裏俱盛，而為得止至善之驗矣。所謂有斐云云，則又言君子由學問自修之功，以造於恂慄威儀之地，則其身之所得，既有以極其統體之大，而吾德之所止，又有以極其純粹之精。曰恂慄是德盛於內，而內焉一至善也。曰威儀是德盛於外，而外焉一至善也。夫德者，人所同得，今君子既能得之，而克盛宣著，又如此，故民不能忘也。德至於不能忘，是明德之至善於淇澳之詩，而可稽矣。詩輕叙過分言之，學是知包格致事，蓋求知明德之所止也。自修是行，包誠正事，蓋求得明德之所止也。恂慄是驗，明得之得止於中，威儀是驗，明德之得止於外。切磋琢磨，把許多怠惰放肆，妄念私却除盡了，而此心純是一個嚴敬，終日欽、更無放逸。

由是發於外者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是威儀即此嚴敬之
發基於外者也。瑟訓嚴密是不粗疎也。備訓武毅是不怠弛也。宣
著貼赫字。盛大貼喧字。戰懼總解恂慄不可分貼德貼恂慄容
貼威儀。威德至善串講所謂至善即恂慄威儀也。德字不着澤
被於民說止是有以感其同然之心而不能已其企仰之懷意
此以當時言與下沒世不忘少異。民字包天下國家在內末句
乃得止之應也。一節重明德止至善而發新民之端意。盛德
至善不平言由學問自修工夫造恂慄威儀地位則充積已盛
又悉底於至善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
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自其新民之止至善言之詩云云云夫前王果何脩而得此哉。

蓋前王制禮作樂而立人極以垂軌範是其賢也。為後賢者則法其德而識大識小有以賢其賢焉。創業垂統而達丕基以裕後昆是其親也。為後王者則守其業而宜君宜王有以親其親焉。休養生息與民安享太平者常遺之以樂也。後王則舍_民哺鼓腹而安其樂分田制里使民各有定業者常遺之以利也。後民則鑿井耕田而享其利夫舉天下之大歷後世之遠無失所之民其餘澤在人如此此所以既沒之後人猶思之不忘也。新民之止至善於斯驗矣。然何莫非明德之止至善以使之哉。註所以二字指明德言能使二字要緊蓋此節重前王新民止於至善言不重後人也。四其字指前王言賢以立極言親以垂統言樂利不必分教養親賢樂利非新民之止至善所以致親賢樂利者則新民之止至善也要見盛德至善之餘澤意。

本末章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經文所謂物有本末者蓋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也果何以見之夫子嘗言曰聽訟云云夫聖人不貴聽訟而貴無訟者何哉蓋訟之興也皆虛誕之詞鼓之而詞之妄也皆無實之人為之也今聖人能使民無訟則是狡偽者悉獻其誠而終不敢盡虛誕之辭非惟無訟於言而亦無訟於心矣果何以使之能然哉吾知民之觀感本於德而德之觀感甚於刑惟聖人明德之既明民志自為之懾服由是無情者欲盡其辭而自無可盡也聽訟者欲盡於聽而自無可聽也其諸孔子所謂使民無訟者矣即此而觀則知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末也所以使民無訟

者已德之新也本也明德為本而在所當先新民為末而在所當後矣。首二句孔子之言下皆曾子之言須把聽訟一句置了只就使無訟句內討本末出來內須用有是無非有直無曲方見民德新也無情者句申無訟字民德之新也末也大畏句申使字已德之明也本也此句內須用是非直曲方與上應此字指孔子必也句是結句語也不言末者舉本以見末也或曰此謂知本之言最是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

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朱子補此條者。蓋以格物致知。乃學者初用力之地。於此而不用其力。則誠正修齊治平。舉無自而用其力。故取程子之意以補之也。分四段看。言欲致至窮其理也。釋致知在格物之義。蓋人心之靈。至有不盡也。推致知在格物之由。是以大學至求至乎其極。詳致知在格物之功。至於用力至無不明矣。著致知在格物之效。末句是結之也。始教始字。乃對修齊治平而言。表大綱。裏條目。精所以然。粗所當然。全體指具象。理言大用。指應萬事言。

誠意章旨 三節截首節推誠意之功。而要於謹獨。中二節只是

言自欺之弊。以見當謹獨也。則中二節已包在首節內了。末節言自慊之驗。而結謹獨以誠意也。大意上三節言獨不慎。則意不誠。故君子必慎其獨。末節言意既誠。則效隨之。故君子必謹獨以誠意。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經文所謂誠其意者何也。謂蓋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人之一心。莫不好善而惡惡。但其氣拘物蔽。冥然不知善惡之所在者。固無足言矣。乃若知善之可好而好之。未必無不好者。以間之於內。知惡之可惡而惡之。未必無不惡者。以雜之於中。是自欺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而已。其惡惡也。有如惡惡臭之

真其好善也有如好好色之真則惡務決去之以求快足於己
初非為人而惡之也善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初非為人而
好之也不謂之自慊而何夫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則此心之真
偽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也君子於此即其發動之初審其幾
微之辨果自欺與則愈自禁止抑自慊與則愈自勉勵豈待若
見而後用其力乎。此言誠意必在謹獨也毋自欺也極重如
惡三句皆申此句自欺自慊不平不自欺則能自慊矣慎獨是
示人以下手工夫處也慎之之功即不自欺而求至於自慊處
朱註言為善去惡而貫以知字從上章格致來也君子是自修
君子此處工夫極細如有九分天理一分私欲即是獨之不謹
即自欺不自慊註幾字即獨中一念之萌處實與不實之所由
分耳兩自字對人言對外言要者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

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刑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欲知獨之不可不慎。盡觀諸小人乎。彼小人不能慎獨以禁止其自欺之萌。為不善於間居。而厭然於君子之見。欲掩而卒不可掩。為欲詐而卒不可詐。為則亦何益之有哉。所謂善惡誠於中。則必形於外。正此謂也。是皆小人不能慎獨之所致。故君子謹獨之功。雖非鑒小人而後有。而其所以必謹之至。則亦懲小人而益力矣。此引小人不能謹獨。重戒君子非與上平看也。間居以地言。當不得獨字。為不善無所不至。此惡誠於中也。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此惡形於外也。慎獨與上同。但此兼戒小人意。不可以上為心。以此為地。誠中形外。兼善惡。亦視命題意。何如。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觀小人之事則知獨之可畏矣曾子平日有言曰幽獨之中隱微深僻然為善於幽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惡於幽獨者惟恐人知而人無不知是即十目共視十手共指之地也一目一手不及之地而曰視以十目指以十手則其視其指也衆矣可畏孰甚焉毋曰指視不及而可無所不為也以此觀之則為惡於閒居之地而欲詐善於見君子之時則誠無益矣此君子所以不可不謹其獨也此節只自是明上文謹獨之意首二句兼善惡平說即人之視己二句意其嚴乎即掩不善無益意即此觀之尤見惡之誠中形外而君子所以必不可不慎獨也註中雖字重此節是誠中光景下節是形外效驗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由此觀之，可見誠意在於謹獨矣。能謹其獨，而其善之形於外者，又當何如。彼富能潤屋，正猶人能誠意而有德，豈不能潤其身乎。潤身如何，蓋惟良德則心無愧怍，而寬裕自如。由是而施於四體，不矜不肆，從容自適矣。意誠之驗如此，故君子有見於此，必戒自欺，求自慊，以誠其意，而全其德也。是則觀誠意之驗，固不可無誠意之功。非盡誠意之功，又何以得誠意之驗。有志於正心之學者，可不知所先乎。○此言誠意之驗，而結言君子當謹獨以誠意也。首句輕，不可與下對看。潤身且以積中發外，意寬說心廣，從潤身來。體胖從心廣來，歸重體胖，意方見是潤身心廣體胖，便無消沮閉藏之貌。君子非為效驗而誠其意，正以潤身必由於誠意耳。

正心章旨 首節言心之所由以不正，二節言身之所以不修，末

是述經文以結之。通章言心應物而不察則用或不得其正也。重正心上勿以身心平。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何謂也。蓋人有虛靈。知覺之心。則必有喜怒哀樂之用。於此發之。而昏中節。奚不得其正之有。惟夫方寸之間。有欲而未靜。本原之地。有主而不虛。於忿懣也。於恐懼好樂憂患也。不能隨感而應。而有心以應之。則皆不得其正矣。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但要虛待之。未來而不豫期。既來而不偏主。既往而不留滯。身有云云。心之不正。多在用上。累了。而正心工夫。其要必在察乎用之。有所與否。察字甚重。恐懼是臨事時。憂患是未事時。欲動則情勝。不可分。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夫心者身之主也。苟得其正而無不存。則百體從令而無不當其理矣。如其不在。則此心與喜怒憂懼而俱馳。蕩然無歸。目雖司視也。耳雖司聽也。食雖在於口也。心既不存。則不見不聞。不知其味矣。推而至於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將無一得其理者矣。而何以脩身也哉。首句截心不在焉。外馳於四者之用。而中無所主也。不見不聞不知味。非真無所見聞也。非禮而視。便是視之而弗見。下二句亦然。上四者。心之用。失其正。則本體之不正隨之矣。檢與修有分別。視之三句。是無所檢也。無所檢。故身不修。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夫心不正。則身不修。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正之云者。察之於方。

動之時而敬以直之務使此心如太虛應接萬務各得其所而我無與焉可也。此字指上兩節言二句一氣說在字有先字意在內此正心只在用上加功要重心上繳須云不然則恐懼忿懣好樂憂患之情雖有所偏亦不過病於內耳而何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食之不知味遂因之也哉是則修身固為大學之本而正心又為修身之要也。

齊其家章旨 末節分上二節俱是言身之不修家之不齊意總在言外故好三句申上五者之偏言故諺節申上好而三句言上下俱一意勿以為上情之偏下為偏之害也末節是總結上文之意見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意此所以欲齊其家者當先修其身也。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

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敬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何謂也蓋身與物接不免有親愛賤

惡畏敬哀矜敬情也然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也但常人任

其情而不加察或於其所畏敬而偏焉或於其所哀矜而偏焉或於其親愛而偏焉或於其親愛而偏焉夫偏於親愛

畏敬哀矜者是好而不知其惡也偏於賤惡敬情者是惡而不

知其美也誠能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則情之所發各當乎

理則身之所處不陷於一偏求之天下蓋亦鮮矣。五者雖言

身與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辟者當好而過於好當惡而過於

惡也惟所向而不加察意重皆藏於親愛等內也故好二句只

承上意而反言之申言五者之偏鮮矣還指情言通節就常人

言。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所謂好惡而知之鮮者觀諸諺語而可見矣諺有曰父與子一體而分者也故知子者若父而不知其惡者無他焉溺愛之情蔽之耳好而知惡者天下誠鮮矣苗與農始終相信者也故知苗者莫如農而不知其美者無他焉貪得之心奪之耳惡而知美者天下誠鮮矣。故字亦緊承上文故好二句來此兩節當緊：相承不可以上節為身不脩此節為家不齊亦不可以上節為好惡之偏此節為偏之害是言好惡之偏而身不修即家之所以不齊也故上節天下鮮矣後且莫繳身不修直至此節末後方通繳之夫人情之偏至此則身不可得而修矣尚何以齊其家也哉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夫好惡拘於一偏則吾之所處且不得其理矣。是謂身不修也。以之處家豈能使一家之是刑內外各得其分而歸於齊乎。欲齊其家者盍必公於好惡而修其身哉。此節乃反結之也。

治國章旨 在故治國在齊其家分載上是詳齊治之事而通結之。下是咏齊治之事而申結之。細分之首節是釋言治國在齊其家之義。二節是引書以明立教之本。三節是教成於國之效。四節則承一人定國而言。治國者當以身先之也。五節通結上文。六七八節則引詩而咏嘆齊治一機之理。九節則又申結之也。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所謂云云者何謂也。蓋身修則家可教而後國可治。苟身不修

而家不可教乃能教國人者無是理也故齊治君子惟修身以
教其家其身初不出於家而化自行於國所以然者何哉蓋家
國無二理齊治無二機孝者君子修身以教家之事親者也然
國之有君猶家之有親事君之道寧有外於孝乎弟慈亦然惟
其理之一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首四句截其家不
可教而教人者無之便合个修身教家而能教國意了故承之
曰君子不出出云云此處且勿涉家國一理意孝者六句正發明家
國一理以見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意所謂教國者非是教其事
君事長使衆也原是教之以孝弟慈也教國人以孝則國之為
人子者皆興起於孝亦知所以事君矣教國人以弟以慈亦然
弟亦知所以事長矣教國人以慈則國之為人父母者皆興起於慈亦知所以使衆矣
此節非止言齊家以治國乃究言教國本於家意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

者也

然是孝弟慈也。根諸人心之固有，而非由外鑠發。諸天理之自然，而不假強為。康誥曰：如保赤子，誠以赤子有欲，不能有言，為之母者，惟其中心不容己，是以心誠求之，雖或不中，亦不遠矣。是道也。不學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未嫁之先，此理存於中，既為母之時，此理形於外，豈有先學養子而后嫁者哉。慈幼之理，既不待於強為，則孝弟亦豈待於強為哉。但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如字輕，只是說一慈幼，不是說保民。當如赤子心誠句，正言保赤子之道。此處要見自然意，未有句正繳心誠，乃反言以見意。立教之本，本字指孝弟慈說，識其端，推廣之，非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只是滿其本然之量耳。蓋一念之孝，推之念念皆孝，然後成个孝，餘做此。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信能推廣之其效何如均一孝弟慈也自懼然有恩以相愛者謂之仁自燦然有文以相接者謂之讓吾能脩身於上而以仁教其家家之人無不仁則一國之中莫不興起而為仁矣讓做此此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也向使一人貪戾而不仁不讓則無以教家而國之亂隨之矣是則一國之仁讓由於一家一國之作亂由於一人其機如此此謂一言之失足以僨事一人之正足以定國者也君子安得不戒貪戾以絕禍亂之階而行孝弟慈以為定國之本哉○上二條言教家之道即教國之道此節言能教其家自可以成教於國也正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處要根上良心自然家國一理意來講仁讓俱兼孝弟慈

言有躬行意在內，貪是貪欲，疾是悖理，總是仁讓之反也。作亂是不仁不讓之極也。機字兼善惡，此謂二句是古語，一言句是一人貪疾二句意，一人定國是一家仁，四句意，效是實效，教成於國即是效，非教成於國之外別有效也。發動指家國言，所由指身言。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夫一人而足以定一國，亦以一國之德化自一人而出一國之政令，自一人而推耳。彼堯舜躬行仁讓而帥天下以仁，民亦觀感而從其仁，桀紂躬為貪疾而帥天下以暴，民亦效尤而從其暴。若是者，豈民之性仁於唐虞而不仁於夏商哉？蓋令之

也必其身之也而後可。苟所好在暴而令天下以仁則民必從所好而為暴，不從所令而為仁也。民心從好不從令如此，可以得為國之道矣。是故君子必脩身而有孝弟慈之善，可以教家矣。然後出令以責國人之善，無不孝不弟不慈之惡，可以教家矣。然後出令以正國人之惡，夫責善本於自責，正人本於正己。恕之道也。恕則以好不以令，而民之喻之也必矣。苟不能推是心無善於己，而欲求諸人焉，有惡於己而欲非諸人焉，則所藏乎身不恕矣。乃能曉喻斯民，使去惡而為善者，未之有也。不然，均是民也，在堯舜之世何為而仁，在桀紂之世何為而暴耶。承上一人定國而言，意主善一邊，桀紂不恕，特反言耳。重君子身教上其所令句，承上二邊說畧斷，不可以所令承桀紂，亦不可以君子句專承堯舜，是故承其所令句來，蓋民惟從好而不

從令故君子惟正身而不專事乎令也。有諸己無諸己所好也。求諸人非諸人喻諸人所令也。蓋非無令但不專乎令耳。堯舜帥天下帥字內有修齊意。

故治國在齊其家

夫自其理之合一而言則孝弟慈之行於家者即可通於國者也。而觀於立教之本出於自然自其機之相通而言則仁讓之始於家者即可以教於國者也。而觀其帥先之化由於一人故欲治國者在乎修身以齊其家也。通結上文齊家內含修身意。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
以教國人

上釋齊家治國之意至矣然猶未足以盡其意也故復引詩以

咏嘆之詩云云是詩也。蓋美賢女之教化於家也。吾於是而重有感焉。蓋善治國者能修身教家齊使家人無不宜由是而推焉。以家人之善者為國人之善也。不然內多慚德道且不行於妻子矣。而况於國之人乎。齊治一機之妙於桃夭之詩可稽矣。三引詩平平說只是咏嘆家國同一機之理。欲以感發人之善心而不容己耳。下宜其家人就治國者說不復指女子也。宜字指己善者言。要點修身教家意。而后字要玩。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非徒桃夭之詩言之也。詩有曰宜兄宜弟是詩也。美君子令德之篤於親也。吾於是而重有感焉。蓋國之人猶吾兄弟也。國人之心猶吾兄弟之心也。為治者必先修身教家使一家之兄弟無不宜由是而達焉。以兄弟之宜為國人之宜也。否則民倫民

亂道且不行於兄弟也。而况於國之人乎。齊治一機之妙。於蓼蕭之詩可稽矣。宜兄悌於兄也。宜弟友於弟也。而后字要玩。下宜兄句。就治國者說。不必再粘上。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非惟蓼蕭之詩言之也。詩云云。是詩也。美諸侯儀刑之孚於

人也。吾於是而重有感焉。蓋為國者能修身教家而我之為父子兄弟皆足以為法於家。斯謂其儀不忒也。然後下觀而化。國之民皆法之矣。否則一人喪德。下民成風也。又何法之足言乎。齊治一機之妙。於鴉鵲之詩可稽矣。夫三詩之言雖異。而三詩之旨則同。君子咏嘆焉。而齊治之理可以深長思矣。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即此觀之。家人兄弟之宜。父子兄弟之法。此家之齊也。而基國

之治焉。國人之教，斯民之法，此國之治也。而肇於家之齊焉。可見治國在齊其家也。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其此之謂歟。此字承三引詩言。

平天下章旨 分作五大段看。第一段首二節言平天下有絜矩之道，而解絜矩之義。自此至末皆自絜矩二字推之。第二段樂只君子以下三節，因好惡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以推廣絜矩之意。第三段君子先慎乎德，八節因理財而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以推廣絜矩之意。第四段秦誓以下四節，因用人而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第三節四節所引論好惡之意。有大道節，直從前面絜矩收來，合上理財用人之好惡，而以大道之得失總結天命人心之得失。第五段生財至末五節，又明理財本於用人，其足用之道，不必外本內末，以申第三段論

貨財之意，無非推廣絜矩之意也。絜矩是一章骨子，所謂絜矩只是與民同欲四字。然所謂同欲，不是同其財貨用人之欲，乃是公財貨用_行人，以遂其孝弟慈之願欲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何謂也？亦惟驗其同然之心於國人而推之耳。何則？上能老吾之老，以孝而教於家也，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孝焉；上能長吾之長，以弟而教於家也，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弟焉；上能恤孤以慈，幼而教於家也，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而不倍焉。以是而知老也長也孤也，天下之人盡之矣；欲孝也欲弟也欲慈也，天下之心盡之矣。使不有以處之，則其所興起者，或不能遂其願而有_反不均之歎矣。

是以君子之於天下，不惟自盡其孝弟慈以化之也，必當察彼同然之欲，推己所欲之心以度之，使天下之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各幼其幼，而得其分之所當為，願之所欲為，是君子度之以心，而天下無不平，猶人度之以矩，而萬物無不方者矣。此條是原其治國之機，而因示平天下之要道也。不倍分上指國言，下就天下言，上老至不倍，與一家仁四句同，但彼言家包身在內，此言身包家在內，不倍謂不倍恤孤之道，亦如上之慈幼也。上老三句只是起下絜矩意，註人心字指天下之人心言，矩就心說，即是孝弟慈度之便思，所以處之也。註因其所同四句解絜矩，上下四旁三句，又是以絜矩說出天下所以平也。前章重教，此章重政，是以二字承上來。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

惡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絜矩之義何如不越於同其好惡而已然知其所惡之同則知其所好之同蓋即惡之一端言之上下不同而同此心也則所惡勿施而擴其恕於前後左右亦云云夫上下也前後也左右也各有分願即所謂矩也母使事也母先後從前也母交也各得分願即所謂絜矩也以一人觀萬人而人無遺矩矣以一心觀萬心而矩無遺絜矣此之謂絜矩之道也而所以平天下者胥此矣。上是以人之同心而得絜矩之由此是以己之推心而得絜矩之義但是言絜矩模樣非正言其事也彼為我後我當其前是曰先後彼為我前我承其後是曰從前所惡之事不止於不忠無禮故各以如字冠之不若泛說身之所處至

無不方矣。是解絜矩正義未就。平天下說彼同有句。下方歸正意上去。道字與首節道字同。勿講作義也。所惡即是矩母。以即是絜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夫是絜矩之道。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者也。詩云云。夫君尊也。而以為有父母之親者何哉。蓋言君子有絜矩之道。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是上之愛其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彼民之親其上。不猶子之愛父母乎。此能絜矩之效也。此與下二條是承絜矩而言好惡。此引南山之詩而申之。以明好惡能絜矩之得也。好惡泛言。即絜矩也。末句勿作稱子民之職。當以得民心說愛民如子句。應白文此字。蓋原上意以起下耳。至民愛句。

方是貼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爾瞻蓋言有國君子之居於民上也舉動係斯民之觀瞻好惡聞百姓之安危必兢：戒懼惟恐拂民之欲而失民之心也苟不能禁矩而奸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禍及天下怨歸一人而為天下之大僂矣此不能禁矩之害也。○民具爾瞻望重則責重矣有國者一句乃承上起下意慎字以好惡貫講辟與民之所好二句相反天下僂與民之父母相反有國者不專指師尹就有天下者言。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夫好惡之公私少異而民之向背頓殊如此觀大雅之詩不尤可見乎詩云殷未喪師之時則為天下君而配上帝及其子孫乃失天下是宜監視於殷而知天命之難保也詩言如此蓋言殷之先王方得衆心而配上帝也則峻命可保而得國也此非所謂能繫矩以公好惡而為民父母者乎及殷之後王既失衆心而不克配上帝也則峻命難保而失國也此非所謂不能繫矩以偏於好惡而為天下僂者乎。此節結上二條味一未字則今之喪師可知未喪師者未失人心也。監于殷監其失人心也未喪師即得衆也。配上帝即得國也。此題先作釋詩畢後把上文來講以見結上文意有天下者數句是補意。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治天下之道固在於絜矩。然其所重而當先者，又在於德也。故必格致以啓其慎之之端，誠正以致其慎之之實。若然，則治平之本端，而絜矩之本立矣。有德，則德之所被者皆於我乎歸附。斯有人矣。有人，則人之所處者皆入我之版圖。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不患財之不足矣。有財，則量入為出，不患用之不足矣。夫一德修而衆善集，德之當慎也何如哉。此言財貨能絜矩之得也。在首句截，是故，不是古語，是承上不可不慎說來。但此慎字，與前慎字不同。前慎字，即是絜矩。此慎字，高絜矩一層，不可以慎德就作絜矩看。慎德，絜矩之本也。先字要看此句。有工夫，有德四句，是慎德之效。當相因說。此字即斯字。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夫能慎德，則有人。有人，有土。而有財用，是德者財之基。乃治國平天

下之大本也財者德之致乃治國平天下之末務也人君當知所審矣。此承上文而言起下意不甚重本末論其理如此此只要見輕重意。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夫德為本則當內矣財為末則當外矣苟或以德為外而不謹之以財為內而欲專之此風一倡民皆效之不見有德而惟見有財之可爭爭鬪之風劫奪之教豈非自上所施乎。此與下二節是財貨不能繫矩之失也奪是奪其上之財也爭民是就施奪曰施曰教正見其起於上之外本內末也註不能繫矩貼外本欲專貼內末此二句已有財聚民散意

是故財聚財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義與利不並行民與財不兼得故外本內末而聚財於上則失

民心而民散於下。苟賤貨貴德而財散於下，則得民心而民歸於上。曰：民曰財，互為聚散。在彼在此，孰為重輕？有天下者，當知所審矣。承上言爭奪興矣，爭其有不散者乎？重上句，下句不過帶言之耳。財散非財散於下，只是不聚斂而專利，意民聚只是難散意，非是近悅遠來也。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夫財聚則民散，固已。然民之散者，財亦豈終於聚乎？是故言以悖理而出者，吾見上有違命，則下有逆詞，亦悖理而入矣。况財貨乎？使或貨以悖理而入，吾見上馬貪利，下馬爭奪，亦悖理而出矣。能長守乎？專民利者，失其利如此，此謂不能繫矩之失也。○此承財聚則民散來，貨悖言悖，指君身言，亦悖指民言，言是上施於下者，貨是上取於下者，通節重貨悖意，上句但起下句。

耳。

康誥曰惟命不干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夫慎德而能絜矩。則有土有人。而天命之得。從可知也。不慎德而不能絜矩。則悖入悖出。而天命之失。從可知也。康誥不云乎。惟命云云。何以言之。言人君之於天下也。苟有德而能絜矩。是之謂善。善則財散。民聚。得人心。而得此天命矣。務財用而不能絜矩。是謂不善。不善則財聚。民散。失人心。而失此天命矣。所謂峻命不易者在是。而果何常之有哉。此節對殷之未喪師而言。結上五節。兼絜矩得失兩意也。須合得失方見不常也。善不善俱以財貨講。不必開說。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既知財貨之公私。係天命之得失。則有國者豈可外本而內末。

哉。彼晉趙簡子以白珩為問。楚王孫圉以正對曰。楚國之於白珩。有之不足為重。無之不足為輕。惟觀射父作訓詞。而寡君不辱。左在史倚相獻善政。而先業不忘。是誠楚國之寶也。不外本內末。楚書其得之矣。此與下條俱帶上理財看。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非特楚書有得於此義也。稽諸檀弓。亦有可見矣。彼秦穆使於晉。狐偃為重耳對曰。國家雖重。所寶不存。凶人在憂戚之中。得國恒於斯。不計也。失國恒於斯。不計也。惟思罔極之難報。而求以伸三年之愛。此則亡人之大寶也。不外本而內末。舅犯其得之矣。夫彼有國之君。猶知所重。况有天下者。而不知外本內末。以盡繫矩之道。其可乎。仁親不宜泛說。指終喪言。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

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媷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遭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夫繫矩之道豈獨理財為然哉至於用人尤當繫矩而不可拂衆人之欲也秦誓曰夫人不在於有天下之才德而在於有容天下之量若有一个臣自其外觀之斷以誠一無他技能之可見而察其心則已私蓋釋器量寬平淡然無物而天下之物無不包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其心休休然而於物無所不容也有容何如人之有技人之彥聖不啻口出如此則寔能容天下之有才有德者矣由是以天下之才德理天下之事凡我子孫可恃之為安黎民可賴之為命矣豈特一時一身之利而已哉若夫無斷之誠休休之量人之有技人之彥聖不通如此則寔不能

容天下之有才而德者矣。斯人也不能保我子孫黎民社稷無靈長之慶。國本無疑問之休不亦殆哉。由是觀之。好善之人誠可好也。妨賢之人誠可惡也。繫矩君子。可不知所好惡哉。自此至逮夫身。又以用人而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能繫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此節未有好惡。只是分別一个善人為可好者。一个惡人為可惡者。見君天下者當好_之惡之也。無他句。正形容他誠一之至。當粘着斷斷。今作一句讀。其心二句。非兩平。乃一直意。下五句。正有容之實。子孫黎民。平看。以字不重。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夫觀秦誓而仁人之有關於國大矣。故唯仁人私意無蔽而天下之公在我。故見媚疾小人當深惡而痛絕之。則加以放流之。

刑、逆、諸、四、夷、之、遠、不、與、之、同、處、於、中、國、即、此、惡、之、一、端、見、好、惡、之、皆、當、此、正、所、謂、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也、豈、不、能、繫、矩、者、可、以、與、此、哉、。首、句、言、仁、人、至、公、無、私、只、承、惡、之、一、邊、來、中、國、下、要、補、出、愛、意、仁、人、指、君、天、下、者、說、能、愛、能、惡、平、上、人、字、指、好、賢、利、國、者、下、人、字、指、妨、賢、病、國、者、能、字、却、重、謂、好、人、之、所、好、而、好、以、天、下、也、惡、人、之、所、惡、而、惡、以、天、下、也、即、下、文、能、舉、能、先、能、退、能、遠、意、亦、須、竊、用、方、好、。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彼世之君子、亦有見有容之賢而不能舉、或舉之而不能先、則是以輕忽放易之心、而待天下之士、不亦慢乎、亦有見媚疾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則是以優游含宏之量、而待妨賢

病國之臣不亦過乎。若此者，知繫矩而未盡繫矩之道，蓋未仁而出入於公私之間者也。命與過重不能先不能遠，上命謂命於事，但可曰愛人而未可曰能愛人，過猶之失利，但可曰惡人而未可曰能惡人，此卽是承上起下意。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若彼全不能繫矩者，惟徇己見不顧公私，好惡拂人之性，失人心，失天命，小則身危，國削，大則身弑，國亡。雖欲免於災患，得乎。此言好惡私之極也。好惡內，亦承秦誓二等。人來不可泛言。註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者，蓋上仁人能好惡人，則公之極明矣。至於好惡拂人之性，則私之極明矣。前言好惡公私所該甚廣，此就用人上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蓋好惡公私固關國之興衰。若用人一節所關為甚大，故曰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

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夫國之得失，由於衆之得失焉。命之得失，由於善與不善焉。吾固知其機之不可誣矣。然道所以運乎治，以為凝命保國之本者也。而得之失之，又豈無其機乎。自今言之，繫矩之道，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非若私恩小惠之施也。君子之道，大矣。其得是道也，惟在於忠信而已。忠信者，誠也。誠則無不明，而能知千萬人之好惡，即一己之好惡，誠則無不公，而能以一己之好惡，為千萬人之好惡。大道不於是而得乎。若夫驕焉而恣己，徇私泰焉，而以人從欲，雖欲繫矩，亦有所不能矣。大道不於是而失乎。是故二字，直從樂只君子以下所言得失來總結之。大道即繫矩之道也。註所謂修己治人者，猶之推己及人也。要重治人一

邊但治人脫修己不得耳。忠信只是一理而有內外之分。自存諸心而無不盡曰忠。自發諸外而無所違曰信。故曰表裏之謂也。矜是自矜。高是自高。總是務外不復向裏。與發己自盡相反。侈是自放肆。是縱肆。總是恣意妄行。不循法度。與循物無違相反。章內三言得失。謂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以人言見天下之得失。係於人心。善則得。不善則失。見人心之得失。係於絜矩。此得失以心言。見絜矩之得失。係於吾心。故前言深切。而此益加切也。能絜矩與不能絜矩。天理之存亡也。忠信驕吝。天理存亡之機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夫理財用人固繫矩之大端矣。然欲足國家之用，又非必外本內末而用私智小術為也。生財自有大道焉。大道維何？蓋必使國無游民而生之者衆，朝無佞位而食之者寡，不奪農時而為之者疾，量入為出而用之者節，自其生者衆而為者疾，是舉國而勤也；有以開財之源，自其食之寡而用之舒也，是舉國而儉也；有以節財之流，將見國之用恒足矣。豈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前只說不可聚財，未及生財之道。故此又云然也。大道內含開財之源，節財之流意。此大道乃上邊大道中一事耳。下四句正是大道恒足指國家兼足民意四之字，皆指財。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生財之大道，豈容以易能乎？必仁者乃能不外本內末，以盡繫矩之道，歸其利於下而不專其利於己，由是民悅之而享有元后之尊，是以財發身也。若彼不仁者，則外本內末而失繫矩之

道惟務殖財以恣貪得之欲不知聚財實為爭財之端由是天下怨之是以身發財也。不可以上節為生財此節為散財蓋生財大道便是不外本而內末不聚財便是散財而可以得民以財發身一氣說不重效上重仁者能如此上句是能繫矩之得下句是不能繫矩之失

未有好上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以財發之效何如彼散財於下謂之仁感恩懷服謂之義在上者苟能崇本抑末以厚民之生而好仁以愛其民則為下者亦惟義之是好焉而有媚茲之誠矣夫既好義則必終身惟正之供未有好義而事不終者也府庫之財皆君之財未有好義而非其財者也是其在君也以仁利下在民也以義利上其始也

因利以聚天下之民其終也。因民以聚天下之財矣。仁人之以財發身如此，則雖散財以得民，而卒未嘗無財也。何必外本內末哉。○此承上以財發身言，不仁者反是。好仁就用財上說好義，泛就尊君親上言，重心上說，其事不終，非其財俱從好義來。三未有字，要見必然意，有終非徒一時愛戴，且不變遷於他日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以財發身之效如此，固由仁者之公心。實_由所用得其人也。蓋觀獻子之言乎。其曰：畜馬乘之家，既食君祿矣，則不復察雞豚，而而分民之利，伐冰之家，其祿既厚矣，則不復畜牛羊，而侵民之

利至於富^聚歛之臣則橫奪民之財矣。百乘之家其祿益厚者也。豈可富聚歛之臣乎。與其有聚歛之臣而侵民之利。寧有盜臣而亡己之財。獻子之言如此。正謂有國者不當專其利於己。而以利為利。當公其利於民。而以義為利也。○此引獻子之言。以明不當專利之意。察難豚二件。是分民之利。富聚歛之臣是奪民之利。與其二句。要發明君子不忍意。此謂句承上數件來泛說。察難豚是利也。不察等是義也。正是國不以利二句意。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彼長國家者。不知生財有大道。而外本內末。以奪民之財者。豈皆己之所自致哉。必自聚歛之小人。有以導之也。此等小人決

不可使者。人主不悟。方且以其善於利國。而使之為國家則天
蓄人害。雖然。並至。不惟庸才不能救。雖有賢人出而為之。勢終
不可挽。亦無如之何矣。聚斂之臣。其害一至於此。此謂長國家
者。不可以畜聚斂。小人之利為利。當以生財有道之義為利也。
是知理財用人。固為繫矩之大端。而用人尤其要也。能用人則
能理財。而所謂繫矩以公好惡者。無餘術矣。由是人人各得其
所。而凡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
天下奚有不平哉。○上節就道理說。不當求利。此就求利有害
說。見不可求利也。末二句。重有害邊。此謂二句與上不同。上是
釋獻子之言。此是結言。